

我不会像以前那样，凭着一颗温存的心，等待别人施舍一点爱。
事实证明，那愚蠢至极。

双面人格 的 夏天

JANUS
IN
SUMMER

孙未 —— 著



女作家孙未全新长篇小说

读孙未的小说，就像看一部质感卓越的都市电影。
有人性、罪恶，也有理想、光芒。这是她的世界，我很喜欢。

—— 导演 张一白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JANUS
IN
SUMMER

双面人格的 夏天

孙未 ——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面人格的夏天 / 孙未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5404-8509-2

I. ①双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6021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文学

SHUANGMIAN RENGE DE XIATIAN

双面人格的夏天

作 者: 孙 未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刘 霁

特约策划: 郑中莉 由 宾

特约编辑: 邱培娟

营销编辑: 杨 帆 周怡文

封面设计: 付诗意

版式设计: 梁秋晨

封面插画: 周 旭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75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322千字

印 张: 13

版 次: 2018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09-2

定 价: 45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小说修订完毕于弗兰兹艾德玛雅寓所 Franz Edelmaier Residence,
阿尔卑斯山中的梅拉诺小城 Merano,
感谢该瑞士文学机构提供的灵感空间与清澈空气。

献给 SFY



C O N T E N T S

双 面 人 格 的 夏 天



目

录

第一部

始 · 梦之迷径 001_

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分离的是吗？
是的，我们不会，一定不会的。

第二部

中 · 舞之回旋 123_

可不可以不要走？不行。
你会回来的是吗？是的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
等我回来看你。

第三部

末 · 应许之地 273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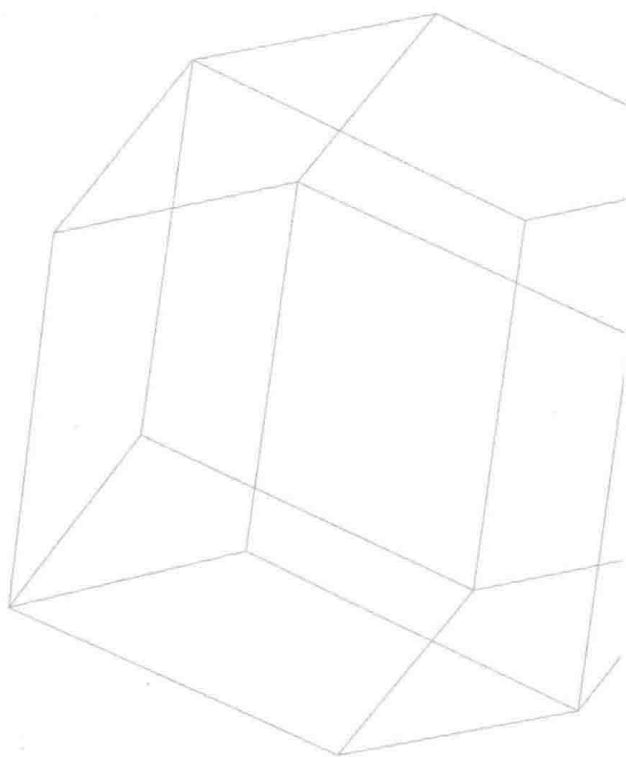
你回来了。
我们永生永世停留在这一刻，好不好？

终 阕 405_

我们也曾终日逍遥，流连在故乡的青山上；
我们也曾历尽艰辛，到处奔波流浪。

第一部
始·梦之迷径

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分离的是吗？
是的，我们不会，一定不会的。



1.

这座城里人人都认识我。

我这张描画精致的脸，带着各式各样的微笑，庄重的微笑、亲切的微笑、甜美的微笑，边上附着“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邓夏”的字样，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。

今天早上开车上班，刚上街，就看见路边新放了一排灯箱，上面的我微笑着举着右手，在宣讲什么遵守交通规则，一脸的正气凛然。然后我仗着车窗前那块电视台的牌子，连闯两个红灯，给交警留下了一张戴着墨镜的漠然的脸。

一路上，我看见了无数张自己的脸。

广场大屏幕上正在循环播放宣传片，电视台新推出的节目《德赛洛梦想之舞》，我在一大堆特技花瓣中翩翩起舞，姿态如孔雀般灿烂。经过百货公司，外墙海报上的我，穿着职业套装，裙裾飞扬，成功自信，这是去年给微微拉时装做的形象代言。驶过高架桥，又看见户外广告牌上巨大的头像，我正如知心姐姐般地推荐学生文具。

这种局面刚开始的一两年里，我曾经非常害怕在公众场合看见自己。众目睽睽下，总是看见自己用各种陌生的眼神看着你自己，那种感觉实在不好受。

有一回，我和庄庸一起录完节目，出去吃晚饭。可能是太累了，走过一张张自己的脸，只觉得头疼欲裂。好不容易找到餐厅填饱了肚子，出来正好经过一家电视机商店，忽然看见十几个屏幕里同时在播自己的节目，那个女人说笑得那么玲珑自如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肚子里一下子就感到翻江倒海，趴在墙角拼命地呕吐起来，一直吐到把胆汁都吐尽了。

庄庸吓坏了，以为我得了什么急病，坚持要把我送到医院里。后来，据说他是出于诚挚的关心，一直陪到了我的公寓里，最后陪到了我的床上。这是我们共事以来，第一次关系的飞跃，他好像感慨万千的样子，赤着上身靠在床上抽烟，当然是很注意细节地把我半揽在怀里，让我舒服地靠在他的胸脯上，像所有电影里的恋人镜头。

他用电视人特有的标准普通话，说了一句文艺片里的陈词滥调：

“邓夏，你是不是只有软弱的时候，才会需要我呢？”

我没回答，装着温婉倾听的样子，事实上这么文艺的一句话，需要用更文艺的话才能回答得巧妙，我一时酸不起来。在调动不起文艺情绪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站到一边，无聊地瞧着这个恋人。这个比我大出十几岁，是我领导的中年男人，忽然一反严肃持重的模样，说着青春期男孩的傻话，这让我忍不住想发笑。

那个夜晚算是治好了我的呕吐症，至少，我总算不怕上街看见自己了。本来嘛，每个人都在各时各处做着让自己感到陌生的事情，如果随身带一面镜子照着自己，恐怕每个人都会看得人格分裂。好在我们大多数时间，是根本不用审视自己的。

庄庸是个英俊的男人，他有一张长而瘦削的脸，面色白皙，这是他常年在录影棚和剪片室里度过，缺乏日照的结果。他志得意满，却正在老去，除了他那双异常深邃的眼睛，顽固地抵御着时间的流逝，这让他眼角的皱纹线条变得执拗。

这个男人一直以来的理想，就是要做一档自己最满意的节目。只不过六年过去了，我看着他从一个眼光独到、工作玩命的节目编导，成了制片人，继而升任为现在独霸一方的文艺频道总监。但是，他仍然整天唉声叹气，说空间不够，资金不够，可以让他专心做一档理想中的节目。

我却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我没有什么理想中的节目，我只会耍些小聪明，把现有的工作做得漂亮一点，好从领导那儿多得到一些机会。这点现实的念头，也让我从一个非电视专业的大学生，成了现在三档节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。马上新开播的《德赛洛梦想之舞》，就是我的第三块领地。

庄庸做任何事，用他的话来说，都“事倍功半”，而我呢，是“事半功倍”。所以，庄庸以前总喜欢拍拍我的脑袋，感慨万千地说：“到底是年轻人，聪明啊。”

当然自从他在床上感慨万千之后，他就不再像对一个孩子那样拍我的脑袋了，这个离异多年的男人，开始用一个恋人的眼神炯炯地看我，看得我心里发毛。

有时候我的直觉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害了他，让他做什么都比别人累。他其实不用那么使劲，不管是爱一档节目，还是爱一个女人。电视节目本来就是给人消遣的，就像男女之爱，本来就是无常中的一些点缀，这么耗心耗力，倒是过犹不及了。

说起以前庄庸自己做节目的时候，那可真是焚香沐浴，就差拜关公

了。做节目之前他要左思右想，在现场他会不断喊停，看着导播切割，他不住地比手画脚，恨不得亲自动手，后期领导还没审片，他先自我反省地改上三四遍。每次半夜都是我的上眼皮都挨着下眼皮了，他还精神百倍，痛苦地思索更好的表现方法。

那时候我就发誓，等我独立做节目了，一定不能让他看见我的效率。我只用他三分之一的精力，就飞快地把节目做好了，而且收视率绝不比他做的低。

我轻松，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，这只是播一两遍就放进资料库的带子，我绝不会对一盘带子有额外的深刻感情。只需像外科医生一样冷眼旁观、果断下手，这让我反而游刃有余，发挥得更好了。生活本身也是如此。

不过，今天一切都变得反常。

我开车到台里，开始准备《德赛洛梦想之舞》的首录。我给自己化妆，一笔一笔，眉毛好像有些画歪了，我擦了再补，然后鼻子上的粉底开始出油了，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。在画唇线的时候，我觉得手有些僵直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

我端详镜子里的自己，第一次挑剔起自己的妆容来。

编导小黄送来了我的主持脚本，本来我只要粗扫视一遍，就成竹在胸，不行上去了发挥就是，可是，今天我看了足足三遍，我发现越多看，就越担心漏行，越担心就越记不住顺序，我觉得自己现在特别像当年庄庸做节目的状态。

正式开机以后，我完完全全不在状态，我知道一切糟糕了。我居然像傻子一样站在演播现场，不时地忘词，需要小黄在下面比着口型，一句一句提醒。

以前不是没有过忘词的时候，但我只要随便地插科打诨一下，就混过去了，每每还是一次精彩的发挥。但是这次不是记忆力的问题了，是我在不断地走神。

我老是觉得，三号机好像在移动时不够稳定，不知道这组镜头是不是能用。专业评委的评点好像太苛刻了，其他评委却没说到点子上。参加录制的选手在聚光灯下舞蹈，我怎么发现上次彩排的两组选手，在这次实录，竟然莫名其妙互换了成员。

还有，我总在审视自己，主持的节奏是不是太拖沓了，刚才的那句评点是不是说了错别字……天哪，我居然得了庄庸综合征，难道我把这档名叫《德赛洛》的节目，真的看成自己的理想了？

这么多年跟我合作的所有摄像、导播、编导，还有配合我的男主持刘伟，全都傻了，录影棚里炫目的大灯让我觉得眩晕。到了下午，庄庸放下会议，亲自过来压阵。他这么紧张严峻地往那儿一坐，我倒是突然感到轻松了，说话也稍稍顺溜一些。

录制的进度被拖延，所有的人疲惫不堪，两箱作为晚餐的盒饭也被送来了，本来预计晚饭时间前是可以录完的。一天吃两顿盒饭，让跳舞的孩子们也一脸沮丧。收拾了盒饭的残局后，录完了最后一段选手表演和评委评点，我刚摆起笑容要说结束语，小黄冲上来打断了我。

“还有一段没录！”她叫道。

我的脑袋一片空白。

她说：“邓老师，您忘了吗？咱们讨论过，为了节目公众参与性的卖点，我们安排了主持人在第一集表演一段交谊舞。”

我强作镇定地告诉她：“刘伟说家里晚上有事，结束语反正是我一个人的词，他就先走了。”

小黄顿时一副要崩溃的样子，今天实在够她受的了。

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邓老师，这怎么办啊？要再登记使用这个录影棚，凑齐这么多人，不可能啊，节目就要播出了。”

“去掉这一段呢？”我问。

“都算好的，节目拉不出这么大长度。”

我灵机一动，建议道：“评委行吗？我跟评委跳个舞。”

我重新摆起在聚光灯下的微笑，伸手邀请了评委席上的一个帅哥：“德赛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章总，谢谢，这档节目就是他们公司和台里合作的。章总的节目创意非常棒，舞蹈是一件快乐的事，是每个人灵魂中具有天赋的节奏，所以，请每个人都来快乐地参与吧。下面就请章总跟我共舞一曲，音乐准备——我要那首古巴风格的《鲁本·冈萨雷斯》！”

拉丁舞曲带着古巴阳光的热力，敲打起每个人都忍不住想舞蹈的节奏。他躬身邀请，我高高地举起手臂，静默，忽然踏步扭动，莎莎舞的舞步汹涌绽放。

女人舞动着柔媚的身体，试图接近男人，男人欲擒故纵地避让，又暗含凶猛地不断控制着女人。当女人半推半就地挣脱时，他展示力量，让女人旋转、颠倒、情不自禁，像所有男女欲望丛生的纠缠。拉丁风格的舞蹈总是这个调调。

我们共舞得淋漓尽致，同时默契得惊人。

一曲终了，全场的人都看呆了，静止了几秒，随之是没有排练过的热烈掌声。小黄像是劫后重生一样，带着一点都不夸张的惊喜，尖叫着跑上来问我们：“你们事先真的没排练过啊？不可能啊！”

章总斯文地笑，我在帅哥边上做了个鬼脸。

小黄还是不依不饶，缠着我问：“邓老师，以前没看你跳过这种舞啊，你偷偷在什么地方练的吧？”

我拍拍小黄的肩膀，说了一句比较粗鲁的话：“没吃过猪肉，还没

见过猪跑吗？”这一天太累了，我终于可以放下主持人的架势，开始胡说八道了。

小小的胜利，让我没有注意到庄庸极其难看的脸色，就像所有的人都带着疲惫的亢奋，争先恐后地收拾器材，作鸟兽散，完全忘记了这位最高领导也在场。

一片逃难一样的混乱中，庄庸目标明确地穿过人群，招呼我说：“邓夏，我看你今天身体有些问题，你不要自己开车了，不安全。我开车送你回去。”

然后，在旁人轻笑的低语和意味深长的目光中，他一把抓起我，撇下众人，往车库走去。

这个男人在生气，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眯缝起眼睛，眼角的皱纹深如刀刻，眼神冷硬，一副要与世界作对的样子。

他开着车，比平时更稳地控制着方向盘，好像是要显示他的控制力。车窗外，城市的灯火斑斓掠过，映得他的脸色更显青白。他显然已经后悔了当初同意开播《德赛洛梦想之舞》这档节目，但是他也知道，现在已经势成骑虎，不得不开播了。

“你介绍的德赛洛公司根本没有制作能力，当初你怎么就介绍他们来呢？”他的语气很严厉。

“朋友嘛。”我敷衍着，“民间制作公司一开始总是这样，大家都差不多，所以让他们制作跟台里合作，我先做着，他们先把广告运营好。”

“你那个朋友实在不怎么样，不懂电视！”

“章总还行啊。”

“你跟他在谈恋爱？”矛头指向关键的方向。

“怎么可能，要恋爱也找你啊。”

“我看你们两个挺默契的，年龄也般配。”他在为那段舞耿耿于怀。

“我对恋爱就是没兴趣，否则我也不会自己买房子了，我一个人过挺好的。”

“我看你挺在意他的，你第一次主持节目，都没今天这么紧张，你很失水准知不知道？”庄庸紧追不舍。

“我只是在意这档节目。”

“喜欢这档节目？”庄庸偏过头扫了我一眼。

“只是喜欢这三个字，德赛洛。”

“哦？”他尖利的眼睛又从路上分神，审视了我两秒。我想他一定是认为我说谎词穷了，其实这恐怕是我平时从没有过的，最诚恳的一次回答了。

但凡人说谎的时候，都会努力把话说得合乎常理，大家反而觉得可信，可是只要人一诚恳，多半会被人认为可疑。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诚恳的话了，这次例外。

我们的争吵，因为我的诚恳陷入了僵局，他的一口气不顺，开始不相信我之前所有的话。直到车子开到我公寓的门口，熄火，灭了车灯，他故作自然地问：“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”

我犹豫起来，让他上去，这显然是一个表白忠心的实际行动，不过这太冒险了。于是我还是像以前很多次那样，留着希望的尾巴，对他说：“下次吧，这么晚了，我都困了。”

熄火以后，车里的空气很快开始变得湿润暖热，那里面，也有两个人的体温，彼此掺杂。僵持也好，暧昧也好，在这个仲夏闷热的夜晚，显然维持不了太久。

“好吧，你下车。”庄庸的手越过我的身体，从里面为我打开了车门，一边重新发动车子。我下车刚刚站稳，车子立刻一个急转弯，飞速地扬

长而去。

我很想庄庸陪我过夜，我发誓，这句话是诚恳的，而且可能我比他更想。

一个人睡觉是件糟糕的事情，躺在床上，睁眼看着一片黑暗发呆，四周连个活物也没有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如此。睡下去，醒过来，身边都是空空的，对一个已经二十九岁的女人来说，感觉尤其失败。

说起这些年追我的人，可以从我二十七楼的门口，一直排到小区大门外，但是我是一个没法跟人过夜的女人。

庄庸跟我缱绻的那一晚，好在他特别感慨，所以抽着烟，搂着我，跟我说了整晚的话，从自己的电视理想、失败的婚姻、被前妻带走的女儿，一直到自己的童年生活，自言自语一样。等到他发现窗帘外天色渐明，我们两个就起来收拾收拾，早早地赶到台里上班去了。这让我逃过了一劫，他没能知道我的秘密。

我不能在他面前睡着，一睡着，就露馅了。我的身体里有两个人，这是从我升入高三那年开始的。

一开始我只以为是自己做梦做得离奇，总是梦见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进入另一种生活，遇见那个空间的许多人。直到我上了大学，跟别的同学住在一个寝室里，我才知道，那个人是真的存在的，她常常在我睡着的时候，偷偷出来，使用我的身体。

那时候，有许多恐怖故事流传在女生宿舍里，诸如洗漱间里自动滴水的水龙头啊，四楼窗户外悬浮的脸啊，还有女鬼现身什么的。

讲完恐怖故事的当晚，据说我半夜从床上坐起身，叫着：“婆婆，我醒了。”我目光呆滞地下床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然后打开寝室的门

飞跑出去，口里喃喃叫着：“婆婆，婆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我手足无措地回到房间，在每张床上疯狂地翻检一遍。传说最可怕的是我的表情，那是一种极度的悲伤。每个人都被吵醒了，惊恐地看着我，不敢作声。

没过几天，又发生了一次。我起床，叠好被子，走到另一张床后面蹲下，然后猛地跳起来，叫着：“起火了，起火了！”冲向我自己的床，把被子重新打散，拍了又拍。

同学们说，我这是被女鬼附体了。辅导员比较客观地用科学观点分析说，我有梦游症。不管怎样，在同样的事情频繁发生以后，辅导员很快找到了一间堆放行李的空寝室，而我也乐得一个人住一个房间，反正我从十六岁起就开始一个人住，我很习惯。

在电视机商店前呕吐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副产品，看见自己装腔作势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当我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，她的性格和我迥然不同，她的行为我完全不能理解。

所以我没法再次让庄庸上楼。

一旦男女之间有过这种事情，走进同一个房间，就意味着默许这件事再次发生。我很难想象我这样对待庄庸，在缠绵之后，我对他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你可以回去了——当然，你可以洗了澡再回去。”

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就是这么对一个男人说的。我从浴室出来，裹着浴巾，站在床前，他疲倦而笑吟吟地在床上望着我。我疯过了，又刚刚冲完热水澡，困得要命，但是我的床被他占领了，我恨不得当时就把他从床上提起来，一把扔出去。

我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他的表情变得极其古怪，转而愤怒，他立时下床，没有接受我让他先洗个澡的美意。他气得穿内裤的时候，甚至都穿反了，骂骂咧咧地